



朱利安·巴恩斯

于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而言,2011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他先是荣获了具有终身奖性质的“大卫·柯恩英国文学奖”,而后又凭借小说《终结感》(The Sense of an Ending)成功捧得布克奖。这部小说在市场上也有不俗的成绩,在英国问世的最初两个月间,就已经创下近3万册的销售量。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斯特拉·里明顿在颁奖典礼上称,《终结感》为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作品,认为它“具有英语文学经典作品的品质”,是一本写给21世纪的人类的书”。

面对荣誉和称赞,巴恩斯表现得相当“淡定”。他以标志性的“巴式幽默”对自己的获奖进行了一番调侃:他认为获得布克奖无异于中彩,但同时也不忘向评委们的“智慧”表示感谢。他坦承自己此刻如释重负,因为终于可以避免作家班·布里奇(Beryl Margaret Bainbridge)那样的“悲催”命运。后者曾5次入围布克奖提名,却至死也未获得这一荣誉。

巴恩斯绝对有资格如此调侃布克奖。熟悉当代英国文坛的人知道,巴恩斯的中奖决非运气使然,他是一名实力派作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巴恩斯就被誉为与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等齐名的文坛大腕。凭借《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984)、《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 1998)、《亚瑟与乔治》(Arthur & George, 2005)等小说,巴恩斯的名字曾三度出现在布克奖决选名单之上。而2011年他最终获奖,可以说早已是众望所归。

现年65岁的朱利安·巴恩斯的创作榜单上有11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3本散文集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此外,在80年代,他还以丹·卡瓦纳(Dan Kavanagh)为笔名发表了4部侦探小说。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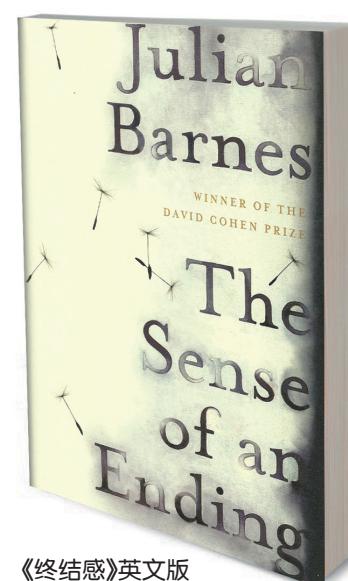
恩斯获得过包括法国“美第契外国作品奖”(1986)和“费米娜外国小说奖”(1992)在内的系列重要文学奖项。美国艺术学院授予他“福斯特奖”;法国文化部授予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在中国,我们对朱利安·巴恩斯的译介还很不充分。目前为止,他的作品只有3部被翻译成中文,分别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福楼拜的鹦鹉》(10/1章世界史)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亚瑟与乔治》。尽管如此,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5年度评选”中,《亚瑟与乔治》还是荣膺榜首。而巴恩斯的此次获奖无疑将会推动他与中国读者的进一步亲密接触。译林出版社已经证实将会在近期推出包括《终结感》在内的巴恩斯多部小说的中译本。

获奖小说《终结感》延续了巴恩斯写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历史和记忆的审视和拷问,或者说是历史与记忆的不可靠性。这一主题在故事开篇已经显露无遗:

我记得这些,并不按特定顺序:
——闪着光的内手腕;
——笑着把一个热煎锅扔进水池里,蒸汽升起;
——一团精液沿着排水口盘旋,之后顺着一座高房子的下水道被冲走;
——一条河荒唐地流向上游,五六把尾随的手电照亮了它的水波;
——另一条河,宽阔幽暗,强风吹皱了水面,隐匿了水流的方向;
——一扇锁上的门,里面浴缸里的水早已变冷。

最后一项并不是我亲眼所见,但是,最后你记忆中的东西,通常都与你亲身经历过的不一样。

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构成了小说叙述者托尼·韦伯斯特对高中和大学生生活的回忆。依靠这些记忆,托尼追溯上了



《终结感》英文版

世纪60年代走进自己生活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高中最后一年,艾德里安转学到了托尼的班级,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与托尼的其他两位好友一起,他们组成了“四人组”。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性饥渴”和“知识饥渴”的青春期时光。艾德里安是四人中的佼佼者,他聪慧、博学,富有独立的思考精神和哲学家的气质。高中毕业后,托尼进入布里斯托大学学习,而艾德里安不出所料地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朋友们分道扬镳,生活开始沿着不同的轨迹向前发展。托尼结识了维罗妮卡。维罗妮卡将托尼带回了家中,托尼却感受到了维罗妮卡一家人的傲慢,只有维罗妮卡的妈妈对他比较友好。通过托尼,维罗妮卡认识了“四人组”中的其他三位成员。可两人之间的恋情却迅速告终。让托尼感觉不爽的是,维罗妮卡很快就成了艾德里安的女朋友。托尼逐渐与他们断绝了联系。没过多久,托尼得到了艾德里安自杀的消息。

这就是小说的第一部分。巴恩斯用粗线条为我们勾勒出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记忆“勉为其难”地为我们建构起还算清晰的故事轮廓。然而,到了小说的第二部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记忆框架遭遇挑战摇摇欲坠,对记忆中空白处的追踪和补充使事情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时间已经是40多年以后。托尼已经退休。回顾起大半生的生活,似乎一切都平静、祥和:他结过婚又离了婚,同

前妻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的女儿也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与父母关系和谐。然而,一封不期而至的信把托尼拽回到了回忆之中。托尼在一封律师来信中得知维罗妮卡的母亲在去世之际给自己留下了两样遗产:一笔500英镑的款项和一本艾德里安的日志。托尼开始重构自己的记忆。而为了重构记忆,他迫切地想要拿回现在被维罗妮卡保存着的艾德里安的日志。几经周旋,托尼得到了一些日记的片段,一封自己当年写给艾德里安

自己不利的内容。因此,无论在生命中的哪一个阶段,我们的记忆都经常会是模糊的、矛盾的,甚至是缺席的。《没有什么好怕的》中的“我”与哥哥在关于父母和童年生活的记忆上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外公和外婆在日记中对一些所谓“事实”的记载也总是互相抵触。在《终结感》中,巴恩斯发出了如下感慨:“我们把简单的假设视为事实,不是吗?比如,记忆就是事件加时间。但事实要复杂的多。是谁说过记忆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忘掉的那



和维罗妮卡的书信,他甚至还与维罗妮卡见了面,又随她见到了似乎是艾德里安的儿子的年轻人……然而,让人沮丧的是,所有“证据”和历史资料的存在不但不能帮助托尼找回他缺失了的记忆,却反倒让他越来越找不到问题的答案、越来越质疑自己的记忆。一切都变得不确定,而他惟一能确定的,大概就是记忆的不确定性。

记忆是小说的主题,也是贯穿故事始终的主线,还是推动小说向前发展的动力。记忆使人物和情节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多重视角得以同时展现;记忆即是存在。实际上,巴恩斯对“记忆”这一主题一直情有独钟。从第一部作品《伦敦郊区》开始,巴恩斯的主人公就同过去、同历史建立了纠缠不清的联系。在2008年出版的随笔集《没有什么好怕的》中,巴恩斯声称,“身份就是记忆,记忆就是身份”。记忆关乎个体身份建构,也关乎历史的书写。然而,遗憾的是,记忆总是不尽如人意。人们不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失去记忆,甚至还会主动地对记忆进行“审查”,筛选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摒弃掉对

些内容?显然,我们应该明白,时间不是粘合剂,它是溶剂。”记忆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伎俩,它部分地充当了困苦生活中一剂舒缓剂的作用。

记忆不可信,历史同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记忆并不缝合和构建历史,却反而掩饰和消解历史——无论是小写的个体的历史,还是大写的人类的历史。这两种历史时常交织在一起,大写的历史由一部部个体的历史组成。在1989年出版的《10/1章世界史》中,巴恩斯探讨的是大写的历史,揭示出历史如何由权力话语的执掌者书写和解释,历史与真实之间界限不清。“历史不是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事情……精心编织的故事一个连着一个。”《终结感》谈论的则是个体历史的书写,是个人如何被动地在别人残缺不全的回忆中复活。故事在开始之际即已确立了质疑历史、叩问存在的基调:一位同学的自杀引起了大家的诸多推断和猜测,也引发了历史课上对历史这一基本概念的思考。艾德里安语惊四座:“历史就是不完全的记亿遭遇不充足的记录时所产生的确定性。”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论述所隐含的意

思,既然记忆不完全、记录不充足,所谓确定性也就成了无稽之谈,成了不确定性了。这一情节安排显然为以后托尼对艾德里安的故事的追溯、记忆的整合所遭遇的困境埋下了伏笔。记忆遭遇困境,可在追寻记忆的过程中,托尼却增进了对身旁的人与事的理解,甚至也增进了对自我的认识。他主动放弃了对艾德里安日记的所有权,这一放弃的姿态却似乎宣告着他对他某种确定性的追寻获得成功。

历史、记忆、爱情、死亡、老年、婚姻,这些有关个人生存的话题,正是巴恩斯始终关注的主题。巴恩斯在作品中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爱情不可企及、婚姻令人窒息、老年生活让人沮丧、死亡不可避免、记忆不能信赖、历史终是虚幻。巴恩斯是揭示与表现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高手,可在他所绘制出来的画卷中,个人就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丧失了信仰、隔绝了联系、削弱了信心,处境堪称悲凉。然而,生活在后现代荒谬境下的个人,在绝望中寻求着希望、在死亡的威胁之中坚守着对生存的渴望。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在质疑和消解了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又留下一寸光明的尾巴,而这一尾巴又往往还是对他刚刚消解过的传统价值的肯定和坚持,比如爱情、比如信仰。还是在《10/1章世界史》中,巴恩斯在对爱情表示怀疑、进行拷问之后,仍然把爱情作为信仰和实现救赎的手段,“我们必须信奉它,否则我们就完了。我们可能得不到它,或者我们可能得到它却发现它使得我们不幸福;我们还是必须信奉它”。他就像织锦的佩涅洛佩一样,在拆了又织、织了又拆的游戏之中,守望着一份希望。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巴恩斯是矛盾的:他是一个浪漫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理智的感性主义者。这一矛盾在他的写作风格中也有明显体现。巴恩斯是一个学者型作家,他智慧、渊博、思辨性强、发人深思;但另一方面,他文风清透、亲切和蔼、诙谐幽默、富于感情。巴恩斯带领我们进行了又一次深刻的思维之旅。他是一名令人愉悦的旅伴,他以“巴恩斯式”的幽默和激情帮助我们获得面对幽暗话题时的优雅和从容。巴恩斯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在作品中塑造的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海明威式的英雄,是一个个西西弗斯式的背影。

近几年来,巴恩斯似乎正经历着创作的黄金时期,自2008年至今他出版了3部作品:《没有什么好怕的》(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律动》(Pulse)和《终结感》,这些作品均获得了评论界很高的评价,也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朱利安·巴恩斯充满更多的期待。

■ 瞭望台

幻·爱·书

□ 严培雯



的马尔斯基,结果阴差阳错地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时间始终没有放过他。”萨沙这么说,其实是斯蒂夫这么说,其实是作者这么说,时间以及根据时间而定的逻辑,不仅让普通人难以改变甚至逃避自己的既定命运,也让身赋异秉的天才苦于束缚而无从施展。这就让另一个故事里的医生不得不故意宣判11个各行各业的英杰“死刑”,以期待能将他们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链中解救出来。但是,结果不但不尽如人意——只有两个人意识到“以后消失了”,不再把潜能留在所谓的未来而获得自由投入了创作;而且,几乎没有同意医生的做法,他被陪审团(也就是读者,也就是我们)宣判了死刑。另一个故事里的画家马克索性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亡”,由此摆脱了尘世间的辖制,既让肉身仍留世间,见证自己以往作品的成功,也把自己的精神能投入另一个空间,创作一幅名为“空无”的作品。如果按小说叙述的顺序来看这些片段,我们可以看到对时间的思考、困惑、挣扎与解决,但如果打乱这种线性叙述,不建构符合逻辑的判断,我们完全可以和作者尝试的一样,以所谓顺理成章的叙事为基础,寻求荒诞的超越。

这些片段故事的内容都非常荒诞,脱离了我们常识中的时间和逻辑。比如第一个故事,“我”去古董店卖我用过的“古物”旧床罩,但古董店老板嫌它过于磨损,他想要的是跟“新物”一样的“古物”,他甚至对“我”说:“某种旧的东西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以是新的或者相反。”“物”本身无所谓新旧,而赋予它新旧意义的,不是时间,而是人的痕迹。又比如编号141的故事。起初读来像是常规侦探剧情节,警探一直在跟踪关注俄裔富商马多尔斯基,想要抓住他经济犯罪的证据。出身贫穷的休不过想要在自己的国家里寻找一点“公平”,不让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外国人攫取本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财富。但随着马多尔斯基的成功出逃,再加上休锲而不舍的追踪,他们终于在一个没有时间的“国度”重逢。那里的人们不以人类时间而以自然节律为节奏,从容又闲适地生活,但追到此地的休仍然不放过已成为萨沙

书名是透露出作者的一点占野心。他并不是要书写一部关于情爱的通俗作品,虽然初读下来,除了最后情节的逆转(鉴于悬疑特色,恕不透露结局),小说主线不过是一个并不罕见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在书里夹杂了许多用数字编号的小故事片段,那是洁姬在小屋里读到的前房客留下的手稿,这些小故事同书名一样,颠覆了主线勾勒的爱情小说,借手稿作者斯蒂夫之手,揭示出斯蒂夫本人对时间、对爱情、对艺术等命题的思考。

这些片段故事的内容都非常荒诞,脱离了我们常识中的时间和逻辑。比如第一个故事,“我”去古董店卖我用过的“古物”旧床罩,但古董店老板嫌它过于磨损,他想要的是跟“新物”一样的“古物”,他甚至对“我”说:“某种旧的东西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以是新的或者相反。”“物”本身无所谓新旧,而赋予它新旧意义的,不是时间,而是人的痕迹。又比如编号141的故事。起初读来像是常规侦探剧情节,警探一直在跟踪关注俄裔富商马多尔斯基,想要抓住他经济犯罪的证据。出身贫穷的休不过想要在自己的国家里寻找一点“公平”,不让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外国人攫取本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财富。但随着马多尔斯基的成功出逃,再加上休锲而不舍的追踪,他们终于在一个没有时间的“国度”重逢。那里的人们不以人类时间而以自然节律为节奏,从容又闲适地生活,但追到此地的休仍然不放过已成为萨沙

■ 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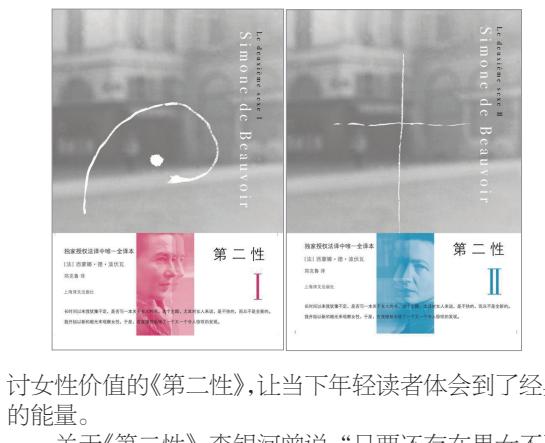
只要还存在男女不平等,《第二性》就不会过时

全译本《第二性》引发热议

本报讯 2011年10月底,取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授权的全译本《第二性》由翻译家郑克鲁历经7年打磨,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该书无论从销售数据、好书榜单还是读者活动的反响,都让人看到了经典图书在当下的辐射力量。

2012年1月5日,《第二性》再度成为读者们相聚的理由。当晚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办的“重温经典——《第二性》分享沙龙”吸引了大批读者,作家虹影、学者程小牧、策划人史航、导演王翀从自己的体验和专业角度与读者分享了《第二性》的阅读感想。

截至2011年年底,《第二性》在某购书网站平均每周售出近500套,已逼近译文社2011年度畅销书《寻路中国》。这对于一部已有60多年历史、内容较为艰深的图书是难得一见的佳绩。为应对新年的销售热潮,出版社第三次加印。在微博上,每天一条的微语录“波伏瓦金句”也成了网友们迅速转发、讨论的热点。同时,在年底的各类图书榜单上,也能频频看到《第二性》的身影。在当下,一本真正意义上分析女性处境、解剖两性关系、探讨女性价值的《第二性》,让当年轻年读者体会到了经典的能量。



关于《第二性》,李银河曾说:“只要还存在男女不平等,《第二性》就不会过时。”《第二性》可以说是思想史、出版史上的一个传奇。这本曾被视为“禁书”的著作于1949年在法国出版后首周就

卖出2万册,迄今为止,它的法文版累计销量已超过300万册,其他英文版、俄文版、日文版与德文版的销量也以数百万计。《第二性》出版20年后,波伏瓦在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今天的女性处境一点都不好,我甚至认为情况比我当时写《第二性》的时候还要糟糕,因为当我写《第二性》的时候,我抱着一个热切的希望,希望女性处境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也是我曾说过的:‘我希望这本书有朝一日会过时。’”

从京沪两地的分享沙龙看,第II卷特别能引发读者的讨论,“剩女”、“太太培训班”、“女性嫁得好还是干得好”、“育龄女性遭遇的职场尴尬”、“女孩要富养男孩要穷养”、“萨特和波伏瓦能代表男女关系的至上境界吗”等话题层出不穷。

《第二性》分为I、II两卷。I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和女性神话在文学中的体现等方面来分析女性的处境;II从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出发,研究女人在出生、青春期、恋爱、结婚、生育到衰老的各个阶段,以及在农妇、女工、妓女、明星或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中的真实处境,探讨女性独立的可能出路。波伏瓦提出了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必要性,也强调了只有女性经济地位变化才能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变化,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 书讯

大卫·尼克斯《一天》



英国畅销书作家大卫·尼克斯的小说《一天》的简体中文版近日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一天》带着强烈的时代背景,这一个浪漫喜剧故事的起点是1988年,聪慧狡黠、出身平凡的爱玛与俊美白恋的花花公子德克斯特原本像两道平行线。

大学毕业前夕的一天,两人短暂邂逅,深深印入彼此心中。此后每年

同一天,伦敦、罗马、巴黎、爱丁堡,时空变换,他们总是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刻,一再错过。20年追逐的尽头,是甜美还是苦涩?

大卫·尼克斯生于196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音乐剧编辑、演员,后专事写作。《一天》是他的第二部小说,2009年出版后在英国销量逾百万册,位居2010年英国小说榜冠军。(世文)

道尾秀介《光媒之花》



日前,日本作家道尾秀介的作品《光媒之花》简体中文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道尾秀介1975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出道之初便被誉为“日本推理的希望”。道尾秀介属于天才型作家,他将恐怖、悬疑及本格风格融为一体,受到读者和媒体极高的评价。2010年,道尾秀介凭借《光媒之花》和

《龙神之雨》分别获得山本周五郎奖和大薮春彦奖;2011年《月和蟹》获得直木大奖,其他代表作还有《鼠男》、《所罗门之犬》、《喜鹊的四季》等。

《光媒之花》由6篇精致唯美的小故事串联起平凡世界的众生相。作者表达了这样一种体会:我们只能任凭命运的摆布。但总有一天,会在有阳光的地方绽放。(王杨)

简体中文版出版



毕加索作

SHUJI WATANABE